

周密咏梅词探析

作者：宁夏大学人文学院 李建萍

有宋一代，咏梅文学非常繁荣，尤以南宋为盛。文人们在创作中普遍关注梅花，是有其社会文化原因的。一方面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与文人地位的稳步提高，使得文人士大夫主流文化得以全方位地发展，并且越来越弥漫着一种风流儒雅的文化意味。另一方面，随着儒家义理的深入人心，道德意识得以高涨，文人士大夫普遍击赏品节情操。于是在南宋，梅花便以其凌霜傲雪、幽姿淡雅的独特形象适应了宋人道德意识和君子“比德”追求的心理期待。此外成功咏梅作品的出现，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咏梅文学起了推动作用。如宋初林逋以“疏影横斜”、“暗香浮动”描绘梅的优雅形姿；大文豪苏轼以“月落参横”、“玉雪为骨冰为魄”塑造梅魂等，颇受时人击赏。于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推动下，咏梅文学在南宋达至鼎盛。

在文化大背景的影响下，周密对梅关注也颇多。周密现存词 153 首，据程杰《宋代咏梅文学的盛况及其原因与意义》，其咏梅词 13 首，约占存词总数的 8.5%。梅也是周咏物词中所咏最多的意象，词人在《柳梢青》词序中曾说：“余生平爱梅”，由此可见，梅深得词人喜爱。

二

虽然文学创作离不开社会大环境的影响，但同样离不开个人的特性与审美趣味。正所谓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[1]作品是个人情志的体现。综观周密咏梅词，思想内蕴多数不出标举道德和追求君子“比德”的范围。而其中关涉比兴，借物格写人格，彰示词人丰富复杂内心的词作是颇具研究价值的。

1、清冷幽韵之梅花

周咏梅词大多描绘梅花清逸脱俗之姿，并借助冷韵幽香的水月霜雪修竹突显梅之高格。以《柳梢青》第四首为例。

夜鹤惊飞。香浮翠藓，玉点冰枝。古意高风，幽人空谷，静女深帷。芳心自有天知。任醉舞、花边帽欹。最爱孤山，雪初晴后，月未残时。

组词前小序云：“余生平爱梅，仅一再见逃禅真迹。癸酉冬，会疏清翁孤山下，出所藏《双清图》，奇悟入神，绝去笔墨畦径。卷尾，补之自书《柳梢青》四词，辞语清丽，翰札遒劲，欣然有契于心。……”从中可知周密作此组词的缘由：杨无咎以超越常规绘画技巧之法画梅，以清丽遒劲之语作词，表现出来的清风雅韵颇合周密的审美取向，因而情动于中作次韵。

首句以仙鹤惊飞衬托夜色之静。次句用工整的对句来描绘梅花的香与色。在给人幽峭清冷之感后，又以隐士与少女为对，强化梅古意高风的隐士节操与清幽贞静的少女情怀，将梅花清雅、孤峭的审美特质强烈地展现出来。下阕写出梅花高洁、坚贞的节操天可知晓，人间或有知己。因此才有赏梅人于孤山之上，雪后初晴、月未残时尽赏梅花。

此词体现了词人身为文人雅士的审美趣味：对梅花雅洁、孤高之格赞赏的同时，将自我的人格与节操渗透其中，使梅格与人格相得益彰。

2、坚贞超旷之落梅

魏晋时期，有关梅花最流行的意象是“梅花落”。梅花开放是逐步的，而凋落则相对集中，从感觉上说后者更赋予视觉冲击力，因为美好事物的凋逝总给人以惊心动魄之感。因而魏晋乐府中《梅花落》多属征人戍卒伤春怨别之调。周词中也有两首咏落梅的作品，即《忆旧游·落梅赋》与《梅花引·次韵萼房赋落梅》。

后者是周密与好友李彭老的唱和之作，情调比较凄婉，是一首梅落春尽的哀歌。但《忆旧游·落梅赋》与后者有些不同。

念芳钿委路，粉浪翻空，谁补春痕。伫立伤心事，记宫檐点鬓，侯馆沾襟。东君护香情薄，不管径云深。叹金谷楼危，避风台浅，消瘦飞琼。梨云已成梦，似徐娘虽老，犹有风情。不禁许多芳思，青子渐成阴。怕酒醒歌阑，空庭夜月羌管清。

虽然此词也有伤春之感，也怨东风护香情薄，但词中落梅如雪，让人想起晁补之的《亳社观梅》：“开时似雪，谢时似雪，花中奇绝。香非在萼，香非在蕊，骨中香彻。”梅花即便是凋零之时，也依然如雪一般，保持着固有之色；即便是凋落之后，不复有清绝之姿，犹带香气。因为香已渗入梅骨，更何况“青子渐成阴”也给梅减轻了些许遗憾。结句更是以写景收束全词，造成荡漾无际的审美感受。

梅花飘飞，表明春物已盛，春色将阑。在面对梅花凋逝时周密同样有惜叹美好事物不能永驻之情，但与前人所不同的是，他能在梅花凋逝中感受到梅坚贞如一又超旷飘逸的骨气。

3、清幽高洁之梅影

物影因与实际的景物隔着一层，能去掉非美因素，所以常被文人拿来表现景物的动态美与朦胧美。如北宋初张先因善写影而得“张三影”的美名：“尚书郎张先善著词，有云‘云破月来花弄影’、‘帘压卷花影’、‘堕轻絮无影’，世称颂之，号‘张三影’。”[2]而南宋姜夔在《疏影》一词中更是写足梅之貌，梅之神与梅之孤高，尤其是结句“等恁时，重觅幽香，已入小窗横幅”为高，唐圭璋先生说：“用鲁棹诗，言幽香难觅，惟余幻影在横幅之上，语犹沉痛。”[3]

周密的《疏影·梅影》虽不如姜夔原作成就高，但也有圈点之处。

冰条冻叶，又横斜照水，一花初发。素壁秋屏，招得芳魂，仿佛玉容明灭。疏疏满地珊瑚冷，全误却、扑花幽蝶。甚美人、忽到窗前，镜里好春难折。闲想孤山旧事，浸清漪、倒映千树残雪。暗里东风，可惯无情，搅碎一帘香月。轻妆谁写崔徽面，认隐约、烟销重叠。记梦回，纸帐残灯，瘦倚数枝清绝。

上阕着重写景，从水中影、素壁屏风影、月下地上影与窗内镜中影四个角度写梅影。次句是弃形写神之笔，将朦胧中梅的清幽孤高显露无遗。下阕以“闲想”承上启下，由景入情，回忆从前在孤山林逋种梅处赏梅，看水中倒影。后写帘上梅影，并于静中展现动景，“香月”指月光照出的梅影，影香，月亦香，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月影梅影上帘景色。第三句把梅影喻作淡妆的歌女崔徽，形容被月光映照印在疏帘上的梅影，给人留下朦胧中的清逸之感。末句点出审美趣向。

“这种咏梅花词，比拟在似与不似之间，脱去梅花香泽，取梅花风华，力求清绝。”[4]在这里，梅格与人格已经融合为一，它是词人理想的人格，象征着清幽、孤高、瘦劲的隐士情怀。

4、凄黯挽悼之吊梅

经历了宋元易代的周密，早年极力追求清幽孤高的雅士情怀，被国破家亡之恨与刻骨铭心之痛所取代。对宋遗民而言，故都临安的每一片山水，往往被看成是已逝王朝的象征。那些遗民文人，来到这些地方时，会不自觉地凭吊那曾经繁

华盛丽的山水苑囿，借诗词来抒发对故国的哀思。周密的《献仙音·吊雪香亭梅》就是在这种心态下写成的：

松雪飘寒，岭云吹冻，红破数椒春浅。衬舞台荒，浣妆池冷，凄凉市朝轻换。叹花与人凋谢，依依岁华晚。共凄黯。问东风、几番吹梦，应惯识当年，翠屏金鞞。一片古今愁，但废绿、平烟空远。无语消魂，对斜阳衰草泪满。又西泠残笛，低送数声春怨。

首句写梅花开放之景，雪寒云冻冬深，而数枝红梅乍破新萼。后入吊古意，旧日歌舞之地，荆棘满眼；宫人浣妆之池，冷沁心扉，正是“凄凉市朝轻换”的惨淡景象。尾句入正题，吊梅非本意，而在吊古人故国。换头承接上阕，同时又引发无限感想。接着词人通过今昔对比将吊古之意渐次升华，世事屡经变易，而今一切如梦，当年的繁盛与今日的荒凉不正是“一片古今愁”吗？结句以“春怨”再挽合“吊”字，亡国之痛与痛定思痛，于此便表露无遗了。

这首词是周密惨淡经营、意境较深的作品之一。陈廷焯在《词则》评下阕即“杜诗‘回首可怜歌舞地’意，以词发之，更觉凄婉”，[5]指出它结尾有力。俞陛云也说结句“‘西泠残笛’寓余感于无穷矣。”[6]

梅花还未凋零，词人却题为“吊”，很显然，作者吊的不是梅花，而是借梅吊人，吊国家。依旧写梅，却冲破了亡国前咏梅的藩篱，梅花不再是词人高雅生活的欣赏对象，而成为展现社会人物命运的一个突破口，是时代变化的见证。家国凋零人憔悴，花也凋谢。此情此景，怎能不让词人黯然神伤呢？俞陛云很能体会此词之悲，说：“玉辇临游，朱门歌舞，斯亭阅尽兴亡，老梅犹在，宜弃阳翁百感交集也。”[7]

三

亡国前的周密，词中很少涉及宋末危如累卵的社会现实。“李莱老在题《草窗韵语》诗中，说他当时的心境是：‘绿遍窗前草色窗，看云弄月寄闲身。北山招隐西湖赋，学得元和句法真。’这说明，周密当时俨然是潇洒飘逸、闲散无羁的才子词人。”[8]

文人雅士向往的是骚雅飘逸的个性风神，追求的是异于世俗的高雅、坚贞节操。而梅恰恰符合了这种审美追求，于是词人借此传达心曲，通过艺术手法，将梅格化成人格。闲静淡泊的隐者意趣，清逸超迈又孤独落寞的高者风度正是周密对梅格的认同。

但是经历了宋元易代的周密，思想有了很大改变。逃避现实的江湖雅人形象，便成了巍巍独立于苍茫暮色中的白头遗民，单纯传达品格襟抱的咏物形象充实为阅尽人间苍桑巨变的咏物形象。这一时期的周密视梅为患难之友、德业之师，高仰其忠贞不屈，远引自守之义，并赋予梅一定的民族气节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郭绍虞.中国历代文论选[C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3.30
- [2]袁行霈.中国文学史（第三卷）[M].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9.37
- [3]唐圭璋.唐宋词简释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
- [4]唐圭璋.唐宋词鉴赏辞典（南宋·辽·金卷）[C].上海：上海辞书出版社，1988
- [5]（清）陈廷焯.词则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4
- [6]俞陛云.唐五代两宋词选释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.548
- [7]俞陛云.唐五代两宋词选释[M].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5.548
- [8]陶尔夫、刘敬圻.南宋词史[M].哈尔滨：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，2005.446